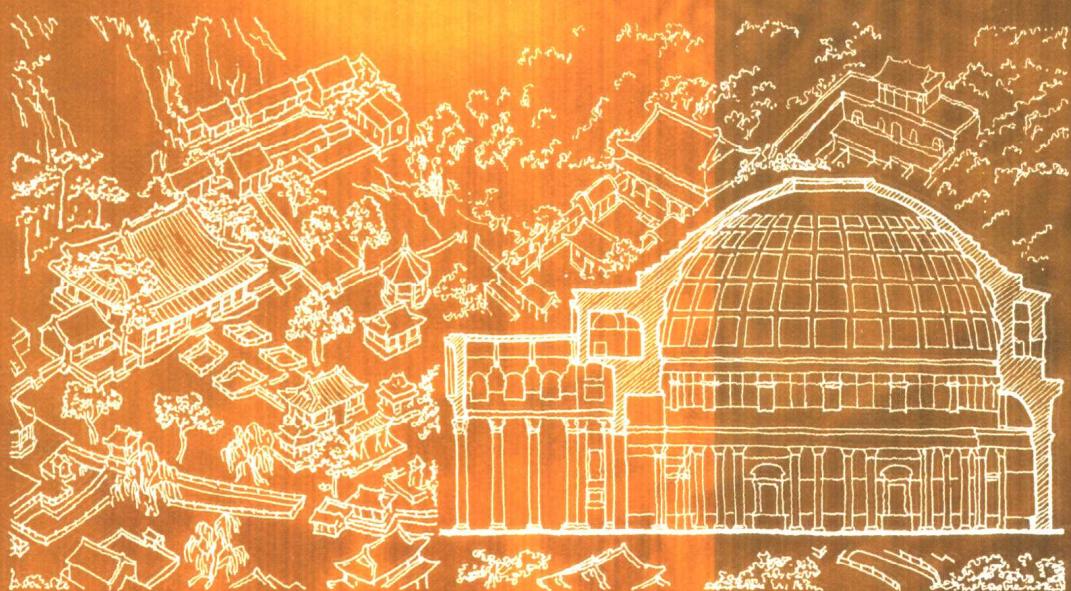


不同自然观下的建筑场所艺术

中西传统建筑文化比较

王蔚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不同自然观下的建筑场所艺术： 中西传统建筑文化比较

王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同自然观下的建筑场所艺术：中西传统建筑文化比较 / 王蔚著.—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5
(建筑文化论丛 / 王其亨主编)
ISBN 7-5618-1930-7

I .不… II .王… III .建筑艺术-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412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风和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网 址 www.tjup.com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3
字 数 295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3 000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上 篇	
西方传统自然观与建筑艺术的历程	(5)
第一章 多样化自然场所中的人神对话	(6)
第一节 希腊泛神论自然观与大地景观的意义	(6)
第二节 希腊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中的世界	(11)
第三节 希腊神庙建筑及其相关环境	(14)
第四节 希腊建筑园林	(20)
第五节 希腊建筑在追求同自然和谐中显现对立迹象	(22)
第六节 小结	(24)
第二章 人类拥有的场所及其扩张同大自然的对立	(27)
第一节 罗马学术与帝国文化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	
第二节 田园情趣在罗马的发展	(30)
第三节 罗马大型宗教与世俗建筑	(33)
第四节 罗马别墅园林的特征与意义	(42)
第五节 小结	(46)
第三章 饱依上帝的人类和竭力表达超自然意志的场所	(49)
第一节 由分开的两个世界到趋向上帝的世间存在等级	(49)
第二节 宗教对自然美的关照	(53)
第三节 中世纪修道院和教堂	(55)
第四节 中世纪园林	(60)
第五节 小结	(65)
第四章 神圣的人类和象征人类征服自然的场所	(68)
第一节 人类的精神自由与“发现自然美”	(68)
第二节 学术发展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权威	(74)
第三节 文艺复兴至18世纪的古典建筑	(76)
第四节 15世纪后的古典式园林	(84)
第五节 小结	(90)

下 篇

附章 西方近现代建筑逐步走向“设计结合自然”的历程	(94)
中国传统自然观及相关建筑特征同西方的差异	(99)
第五章 神圣的生存环境与自然而然的运动机体	(100)
第一节 先民原始崇拜中的神与大自然	(100)
第二节 传统哲学的自然观	(105)
第三节 风水学说对自然环境的关注	(112)
第四节 小结	(117)
第六章 大自然的生机与秩序和人文精神对自然的关照	(120)
第一节 自然观和中国式人文精神	(120)
第二节 自然美概念与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	(125)
第三节 寄情自然的中国特有文人阶层	(131)
第四节 小结	(134)
第七章 “居”与“礼”在中国建筑艺术形成期的定位	(137)
第一节 居住建筑的重要地位	(137)
第二节 礼制建筑的意义	(143)
第三节 小结	(147)
第八章 显示人“在自然场所之中”的中国建筑艺术	(149)
第一节 与外部环境及其意义密切关联的中国建筑艺术意向	(149)
第二节 平面展开的院落化群体布局与含义同大自然的关联	(158)
第三节 中国建筑的单体艺术美	(166)
第四节 小结	(173)
第九章 中国园林中的“自然”美和与“天”对话的场所精神	(176)
第一节 园林环境和谐美的独特价值	(177)
第二节 与“天”对话的园林审美意趣	(180)
第三节 小结	(189)
结语	(192)
参考文献	(195)
插图来源	(200)

引言

关于本书的主题

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达到这个目标的关键之一，在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以建筑为基本要素构成的生活环境，从功能和艺术两个方面，可以直接体现人类如何面对一个被怎样理解的大自然。为此而建立一种热爱自然的普遍意识，也是建筑师的重要责任之一。

针对西方的传统观念和城市建筑，著名生态建筑学家麦克哈格在他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指出：“宇宙是为了人到达他的顶峰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结构；只有人是天赐的具有统治一切的权利。……根据这些价值观，我们可预言其城市的性质和城市景观的样子。……这就是把一切都人格化，具有人的特点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形象；他不是去寻求同大自然结合，而是要征服自然”；而“当你找到一个民族，他们相信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存与健康取决于对自然及其进化过程的理解，那么他们的社会将和我们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城镇与景观也会与我们大不相同”。

本书尝试比较中西传统建筑文化，着重探讨历史上的自然观差异，以及在不同自然观影响下的建筑场所艺术特征与含义。

研究不同历史文化环境的传统建筑，比较是一种有益的方法。在对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或各种建筑理论与实践的许多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比较方法的运用。对中西建筑艺术传统的比较大量散见于讨论建筑平面构图、形体造型、空间构成、结构与材料原理、建筑景观意识等著作与文章中，其中必然涉及各种文化观念的作用，但系统地考察不同观念对建筑艺术的影响，目前还多以美学观为基础。

人类的美感受到社会文化的多方面影响，因此，建筑美学比较实际上涉及许多思想观念同建筑形式间的联系。然而，从包含审美意识，或作为审美意识的基础之一的某种具体观念出发，对建筑艺术作系统性比较，有进一步深化理解不同建筑艺术形式与价值的可能性。本书选择了自然观为特定视角，就它同建筑艺术的关联来比较中西传统建筑。

工业革命后的人类文化，在西方观念作用下，曾以漠视大自然的权力和征服自然世界的态度来实现文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也危害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当今的时代精神，要求人类文明建立在与大自然的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筑艺术有责任表达这种关系，除了借助科学技术来维护与合理地利用自然外，还应通过艺术来强化热爱大自然的精神。了解历史上西方与中国的自然观是怎样的，建筑环境表达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怎样一种关系，有助于怎样的人类精神发展，对于推

进今天的建筑艺术，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建筑艺术对人类精神的作用来其自内外空间形象，包括空间关系和空间界面的形式。历史的发展表明，建筑艺术形象总是同各类观念发生联系。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艺术造型，可以使人在建筑所构成的空间中获得特定的场所感。

就自然观的影响来分析历史上的建筑艺术，有可能从一个特定角度了解许多传统形式得以产生的背景依据，以及建筑形式与场所意义的关系，进而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建筑环境创造中注重造就使人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尊敬自然的场所。

有关概念和内容界定

本书欲以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在历史上如何面对自然为背景，探讨中西传统建筑艺术的差异。下面是对书中一些主要概念和内容界定的简要说明。

一、自然观

本书所探讨的自然观涉及以下几个层次的意义。

自然观首先是人们对周围自然世界的基本看法，是人类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然观概念的第一个层次是关于自然世界是怎样一种存在，自然存在与运动受怎样的法则支配。历史上各个时代及各民族的神话、宗教、哲学和科学对自然存在曾做出不同的解释。

由对大自然的各种解释生成了自然观的第二个层次，即自然世界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是什么；在向人类无言地提供生命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之外，自然世界的权益是否需要得到尊重；人类应如何把握自然规律和利用大自然。

第三个层次是人类精神同大自然的关联，包括审美活动中怎样对待自然美。人类有丰富的感情，追求完美的精神境界。这种高尚的生命价值是在同自然对立和征服自然中实现，还是在同自然一体、迎合自然和接受自然的启迪中实现，受到自然观的左右。

二、建筑场所艺术

建筑物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结构实体形成围合的庇护性空间，满足人类生存中的各种行为需要。人类行为总是伴随着精神活动，其审美能力要求建筑有优美的艺术形式，但更重要的是，人的行为心理期待特定的建筑围合关系及其视觉形象为空间带来一定的场所感。

“空间”是抽象的三向度关系，建筑空间的比例、尺度及整体与局部的组合可以带来美感，是建筑形式美的重要依据。然而建筑艺术不是纯形式美的，它具有关键意义的一面，还在于让人感到一种人为创造的空间所带来的、同行为相关的精神安适。场所感则意味着不同空间形式特征对于人类活动的意义，把建筑空间功能同审美及更广泛的精神需要结合到一起，使建筑艺术受到或带来形式美感以外的各种心理和观念的影响，自然观在历史上是这类影响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书讨论的建筑艺术便着重于不同自然观带来的建筑场所艺术。

三、建筑艺术同自然观的关联

人们的自然观在历史上通过神话、宗教、哲学、科学甚至人类价值观体现出来，影响着人们的许多行为方式，并作用于建筑艺术，构成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18世纪前的中国与西方观念及建筑艺术主流为分析对象（西方特指在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基督教影响下，由巴尔干半岛向西北伸延的欧洲部分；中国指以古代中原文明为主导的地区）。讨论的建筑艺术同自然观的联系主要有以下方面。

1. 突出体现建筑艺术成就的主导建筑类型

在建筑历史上，往往有某一类建筑突出反映着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例如西方历史上的神庙、教堂，中国历史上的宫室。人们最注重哪类建筑的社会价值，艺术创造活动集中于哪类建筑，在相当程度上同人们如何面对自然有关，体现了人类意识中的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或贬低自然现实，崇尚超自然的力量，或关切自然现实，注重环境的神圣性及其对生命的影响。

2. 建筑艺术与主导建筑类型的使用目的

建筑总要以空间服务于各种各样的使用目的。当一种使用目的下的主导建筑类型确定下来以后，艺术中的形式美便集中为它服务，基于一定的观念，产生这类建筑艺术形式与内容一致文化的含义。这种含义往往表达人类从特定建筑场所性质中获得的最高身心安适，可以来自建筑同大自然的实际功能关系，也可以象征性地反映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定建筑空间努力展示具有一定场所意义的形式内涵，或导向亲近自然，或导向疏远自然。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建筑形式法则，超越一般的功能需要和美感意义，可能特别突出某种空间关系，某种体量造型，某种装饰风格，以至某种结构能力，对一定地区和历史阶段的建筑艺术产生普遍的影响。

3. 场所感在建筑艺术中的意义

建筑的空间性质是造成一种内外空间分隔，但场所感的内与外，并不完全是空间的内与外所决定的。人类的空间心理告诉我们，感觉中的空间有各种各样的限定方式，带来不同的精神效果。各类建筑外部体量及其把形式与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尺度与造型，影响着它们周围空间的场所含义。建筑内部的场所感也会在时间延续中受到内外关系的影响。在自然观的作用下，通过各种方式形成的建筑空间，都有可能表达人为场所同大自然的关系，能使人类感到处于同大自然有关的何种相对位置。漠视大自然的力量和占有与征服自然的意识，往往在建筑艺术创造中突出人类同大自然分离或征服自然的场所感；相反的信念，常使建筑空间中随时渗透着人类世界同自然世界相关联的场所感。

4. 建筑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

建筑艺术美，主要是空间、造型与装饰的特征。美的规律是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在大自然中发现并抽象出来的，当这些规律成为艺术中有序的形式法则，就使艺术美同现实中的自然美构成一对矛盾。另外，在艺术美中，还有比例、节奏、均衡等高度抽象的形式法则同具体造型尺度、形象和布局关系的矛盾；在对自然美的感受中，还有

形体、色彩和谐美同生机和谐美的矛盾；在利用自然美的艺术中，还有人类对自然的优胜感同亲缘感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于建筑艺术创造中，以建筑为中介显示人与自然不同程度的亲疏距离。

5. 园林艺术

在探讨建筑艺术同自然观的关联时，超越生产性目的的园林艺术是重要对象。一个扩大的建筑场所概念，意味着创造人类拥有的生活环境，包括同房屋相关的户外环境。中国和西方历史上都有辉煌的园林艺术，并且是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建筑艺术的自然观同样作用于园林，并且，园林艺术更直接反映人类如何接触自然，如何利用自然要素，如何把握艺术美与自然美，最终在景观构成与审美中直接显示人类对于自然具有何种感情。

本书的结构

为了比较清楚地分析人类自然观与建筑艺术的关系，本书用相当的篇幅、单独的章节讨论中国与西方的自然观，以求使神话、宗教、哲学、科学、社会和人文精神中的自然意识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在此基础上讨论建筑场所艺术的中西文化差异。

在面对中西两种建筑文化时，这样一种历史现象造成了困难：中国建筑文化传统大致是一脉相承的，而西方虽然有一条总体上渐强的、漠视大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对立的发展主线，但各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思想观念仍有很大差异，造成各时代特定的建筑艺术特征，必须作历时性的探讨才能清晰。中国式发展中的时代微差和西方式的变革很难通过时间或社会形态的演变来对应。

如果抛开时间，按观念性分类命题作中西比较，如建筑艺术是“怎样同自然关联的”，“怎样同自然对立的”之类命题，西方的变革进程将会变得很不清晰。另外，在“与自然对立”基本发展脉络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方建筑中也是充满矛盾，每个时代有它各自接近或远离自然、利用或漠视自然的特点，分析西方建筑艺术的历史演变对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也有重要价值。因而，本文以独立的篇章，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泛指意大利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大革命与工业革命前的时代）四个典型历史阶段，单独探讨西方自然观与建筑艺术的关系。

基于比较的方便并考虑不致多余的重复，本书把对西方的讨论前置为上篇，下篇讨论中国历史传统，同时，通过有针对性地在比较中分析中国自然观和建筑艺术的特点，尽可能发掘中西文化间的差异。

限于写作时间并为了突出差异，本书相对忽略了中西文明中相同或相近的一方面，以及中国传统观念与建筑在一脉相承中的微妙演进变化。

上篇

**西方传统自然观
与建筑艺术的历程**

第一章 多样化自然场所中的人神对话

西方世界把古希腊当做自己文明体系的发祥地，这个早期文明的辉煌时代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和突出强调人类思辨能力的古典哲学，在同基督教的冲突与融合中，共同左右着近代以前西方精神文明的发展，包括对建筑创作意向的把握。一般地说，古希腊和基督教这两个文明源头的结合，使西方传统文化以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方式突出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明显地体现在重要建筑环境的场所感当中。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希腊建筑的崇尚集中于它的柱式法则所体现的形式美，并把这种美同古典哲学关于世界存在的观念相联系，最终意味着人的伟大。但是，希腊建筑艺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我们回到哲学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古希腊，去寻找她是怎样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不得不面对一种把自然场所神圣化的泛神论文化。这种文化籍着对自然神的信仰，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间和谐的生命对话。对于西方来讲，泛神论的希腊是一个曾经失去的古代世界，直到18世纪后期才逐渐被重新发现。希腊建筑艺术，尤其是它所体现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曾与泛神论下人类对大自然的崇尚密切相关。

第一节 希腊泛神论自然观与大地景观的意义

帕瑞克·纽金斯的《世界建筑艺术史》指出：“古希腊的建筑乃是美学上反映西欧传统作品中最杰出的实例之一，同时也是随后世界各地兴起的多种建筑风格的基础。”“‘柱式’这个术语十分妥帖，因为它已不只是神庙简单的构成要素，而且暗示出这些构成要素之间及与整体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与比例。”这些话说出了希腊“古典”建筑艺术在西方历史进程中最主要的影响所在。

然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古典柱式形式美以外，另一个角度的见解是否更应唤起当代人的注意呢？英国著名哲学家鲍桑葵的《美学史》提醒人们：“雅典卫城是一座壮丽的小山，山前有卫城正门，还有巴特农神殿的朴素的美给它锦上添花”；法国著名美术史家佛尔说：“神庙凝聚着希腊的灵魂。……这儿有多立安的精灵在支配，……那儿有爱奥尼亚的精灵在微笑。”^[1] 20世纪早期的一些著名“现代建筑师”也曾看到了希腊建筑美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联，老沙里宁的《形式的探索》指出：如果近代唯美主义者张开眼睛，他们会发现“希腊人在从事建筑布局时，很注意周围的自然景色，以便使大自然的形式与人为的形式，彼此和谐协调。”勒·柯布西耶也注意到：“在卫城上希腊人建造了一些生气勃勃的神庙，他们惟一的想法是把它们周围

的荒凉景色，组织到整个构图中去。”^[2]

在古希腊建筑的造型比例完美之外，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充满神圣意味的、与自然关联的建筑环境景象。泛神论自然观及其关照自然的方法，为这种景象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并规定了它同大地景观意义相关的场所含义。

一、神灵化的自然及人与自然间的神圣对话：泛神论的观念本质

泛神论又称多神教（Polytheism），它反映着人类早期文明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认识阶段：人们注意到大自然是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在生生不息的运转中从各方面影响着人类生存，人们对此感到恐惧、敬畏，由此产生了原始自然崇拜，并发展成力图通过某种方式借助自然力的巫术与宗教。在生产力的发展尚未导致科学的智慧时，人们把影响人类生命的各种自然事物和现象视为神圣的，并把人类活动受自己的意志支配，而且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交流的属性也赋予了大自然，从中幻化出人类可以通过一定方式与之对话的，代表自然界方方面面的各种神灵。

因此，在自然崇拜式的神话和早期宗教意识中，人们与之对话的神并不是惟一的、超自然的，自然界多姿的形态和现象本身就是各种神灵的存在与显现。人类生存于多种自然意志共存的环境中，不同的自然力可以赐富于人类，也能带来难以抗拒的灾难，这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在生存活动中同自然保持一致，或通过某种方式同自然神意达成谅解。

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中论及泛神论如何认识自然和人时指出：“泛神论者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神一般的属性：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神圣的。……在这种关系中，既不存在非自然（Non-nature）范畴，也没有浪漫主义和多愁善感的色彩。”

泛神论把神视为自然存在本身，并以一种非常“神圣”的态度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泛神论宗教的存在。近代西方学者普遍注意到了这一点，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谢林说：“在荷马的诗歌中，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因为希腊的神是自然的一部分。”^[3]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也说：“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土。它所有的风景都嵌入……和谐的框格里。……每个地方都要求在它的美丽的环境里有自己的神；……希腊人的宗教就是这样形成的。”^[4] 因而，泛神论的希腊所关心的神意，直接体现于自然环境中，具有注重人与自然一体关系的可贵意识。

二、人与自然“同质”与借助自然的欢乐：泛神论时代的人文主义

作为西方文化的摇篮，希腊文明在许多方面体现着古代文化对现世人类生活的肯定。在古希腊，人们充满热情地创造和享受生活，进行学术探讨、艺术创作、体育锻炼、娱乐活动；希腊文学歌颂英雄征战的业绩，造型艺术突出赞誉人体美；在民主制的城邦中，所有的公民还共同参与政治决策。这种文化被后人称做人文主义文化。希腊时代人类理性和人体比例在建筑艺术形式中的反映，被看做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

作为一种特定西方式概念的“人文主义”（Humanism），出现于资本主义萌芽

期，是对中世纪宗教神权、封建意识和君主集权统治的反叛，部分体现为对希腊文化的崇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督教为人类确立的特殊地位，却被反叛教会神权中的西方文化变革所接受和传承下来，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而希腊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却曾经因泛神论的作用而节制着这种对立。

泛神论的神话传说长期影响着古希腊人对自然的理解。丹皮尔的《科学史》指出：“这个神话所包含的万物有灵论，具有异乎寻常的美和见识，每个泉水都有一个仙女，每座森林都有一个山精”，自然环境的各种形态在希腊人心中成为有血肉性格的神灵。这些神灵在许多时候可能是使人恐惧的，特别是在更早的文明时期和生活艰难的下层民众中，但至迟在荷马时代以后，积极的奋斗者或一个较开化的上层群体已经能正面对神。放眼自己生存的土地，人们力图与神灵和谐共存，并视自然神为人类取得生存力量的源泉。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历险，在各类环境中同对人类采取不同态度的神灵交往，体现着对自然世界的一种隐喻：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自然力在起作用，同人类活动随时发生关系，泛神论把它们视为各种神灵存在的结果。

同时，希腊泛神论传统下的自然并不是纯然外在于人的世界，多变的自然景色、丰富的自然现象和它们蕴藏的自然力，同人一样都有生命的性质，没有本质差别^[5]，就像自然界的雷电是宙斯，海洋是波塞东，太阳是阿波罗，火是赫维斯托斯，人类的智慧是雅典娜，爱是阿佛洛狄特，战争是阿瑞斯等等。希腊人把自己的思维、情感和活动也视为自然神性存在的一部分，并通过神来表达。

希腊人最依赖的奥林匹亚诸神，在神话中是取代古老的“叟尼克”（Chtholus）混乱自然力的胜利者^[6]。成为神王的宙斯并没有创造天地，却以对诸神的约束力体现人类在充满矛盾的世界上渴望安定秩序的愿望；太阳神保护知识和艺术，神话把他同人类追求的光明联系在一起；雅典娜在传说中把智慧这种最高生命能力赋予人类，从而成为城邦最愿意接受的守护神。人类的希冀也关联于神话对自然的解释。

奥林匹亚神话把人类的城邦国家同神的活动联系一起，诸神幻形或直接在人们中出现，为他们带来成功与失败，喜悦与痛苦，留下半人半神的英雄儿子开基立国。自然神系展示的诸神关系像一个人类家族，他们是能力强大的超人，有着人的喜怒哀乐和善恶德行，人类所追求的一切，也是他们所追求的。作为地方化自然神灵，他们代表着“希腊的”日月山川，庇护着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并尊敬他们的人。在一切生命中，希腊人注意到人类自身的完美能力和形态，于是，除去把人类意志和性格赋予代表各种自然存在的神灵之外，把自己的形体也赋予了自己的神灵^[7]。希腊地方性自然神的“真身”是完美的人形。

希腊人肯定欢乐人生，崇尚英雄，赞美人体，是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不过人们认为人生的欢乐、英雄的伟力和人体的健美同自然环境的作用不可分割。

在荷马的诗篇《伊利亚特》中，火神赫维斯托斯为人们崇拜的英雄阿喀琉斯锻造了一面威力无比的盾牌，使他不惧任何人间箭矢。盾牌装饰着希腊人热爱的自然景

色，有“大地、天空、海洋、不知疲倦的太阳和盈满溜圆的月亮，……深熟的原野，……果实累累的葡萄园……水流哗哗的河边，芦草飘摇的滩沿”；有“肥美的谷地，牧养着洁白闪亮的羊群”；还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起城市并战斗、劳作、欢歌的人群。这些景色刻画在英雄盾牌上，显然是英雄力量源泉的隐喻。公元前7世纪女诗人萨福的诗篇使人感到自然的甜蜜：“清凉的泉水喃喃流过芬香洋溢的果园，林中的树叶发出萧萧，引人恬然入眠”^⑧，这里面肯定具有神话的时代烙印。在丹纳《艺术哲学》一书的记述里，希腊著名戏剧家阿里斯托芬教导追求身形健美的青年人：“你可以到阿卡台米去，同一个和你年纪相仿的安分的朋友在神圣的橄榄树下散步。头上戴着芦花织成的花冠，身上染着土茯苓和正在抽芽的白杨的香味，悠闲自在地欣赏美丽的春光，听枫杨树在榆树旁喁喁细语。”阿卡台米是希腊神话中的自然圣地，橄榄林也是希腊人自然崇拜的对象。

从上述情况看，所谓希腊“人文主义”并未否定自然世界对人的作用，特别是它的神圣性。在肯定人类能力和人生欢乐中的人、神、自然同质，人类随时同自然神对话，反而更生动地把大自然的意义展示出来：土地养育了人，人要亲和土地。希腊最重要的建筑是神庙，它们被献给各个自然神，以“宗教”方式表达着希腊人对生存环境的神圣感情，这种环境包括阳光、流水、山岭、绿树，以及其间充满的智慧、武功、情爱等力量。

当然，即使在泛神论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有关人类与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意识也在希腊文明发展中初步产生。

一方面，希腊小区地理环境多变而相对贫瘠，城邦单位面积不大，在人口增长经常导致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不足时，产生了频繁的战事、发达的贸易和大规模海外移民与掠夺。各种地区间的战争和贸易交往，强化着人类活动的主动性，鼓励着人们的冒险精神。希腊社会在整体上从来不是安定的，在社会活动中人类依据自身力量的自由逐渐突出出来。这使神话中的自然神有了非常强烈的人格化自由意志，在许多时候并不真正反映有关自然律的内容，而是体现人类的种种欲望。

另一方面是希腊神话中展示的神人矛盾悲剧。奥林匹亚诸神在神话中以护佑希腊人为主，但自然神的人格化是那样充分，神话对自然的解释是那样自由多变，使这些神也会因为不负责任的、无规律的“个人”好恶给一些凡人带来痛苦。冥冥之中还有更强大的命运之神，连宙斯也无法与之抗争。伊阿宋、阿伽门农、俄狄普斯、阿喀琉斯等英雄传说的悲剧性结局，显示了希腊人心目中的自然还有敌意的一面，激发着人类从把握自身命运的角度同外在力量抗争的意识。

到希腊文化的鼎盛期，对外战争和商贸活动成为刺激文明发展的主要力量，神话传统主要是激励希腊人民族热情的动力，对诸神的兴趣逐渐让位于更单纯明确的信仰。泛神论神话和自然崇拜有了向超自然一神崇拜发展的趋势，而这正是后来的西方宗教所引导的、通向把人类当做大自然的主宰者的道路。

但泛神论的基本意向，在希腊仍是自然观和人文意识的基础。在人与自然对立和

抗争中突出人，尚未成为左右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力量，特别在面对生存环境方面，仍以亲和与借助自然为主。

三、地景与神意：希腊泛神论对自然场所的审视

任何一种早期文明对自然的解释都有泛神论特征，但它们总是同其特定的生存环境直接相关，并因此表现出差异。中国大地西高东低的地形、西亚两河旷野中的大地与天空、埃及尼罗河谷限定的空间与时间，都构成泛神论从具体自然环境出发以神话来理解自然的基础，这在希腊文明中也得到突出反映。

希腊半岛上没有高大的山脉，却有众多岩石裸露的丘陵，它们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小小的自然领地，在地中海地区强烈的阳光下具有鲜明的形象感。这些地形形象，或称做地景（Landscape），表达着自然是怎样的世界，它们有的平和，有的凶险，在人类活动的参与中，显示不同的场所(Place)^[9]特征。

丹纳的《艺术哲学》指出：在哲学思辨出现以前，“希腊人当做神灵的东西并非一般的天空，一般的土地，而是他群山环绕的天空，他所居住的土地，他在其中生活的树林、溪水”。希腊泛神论下的自然世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整体模式，而是场所形态及其意义的多样化。

希腊人的社会组织也加强着对个别环境的关切。古希腊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度，共同反映这个民族文化的，是散布于多样化环境中的一系列城邦国家，它们大不过十来万人，小则仅数千人。每个社会群体生活的自然空间不大，形成一些小小的政治经济利益集体，并把泛神论自然崇拜当做维系城邦的重要力量。在神话所解释的自然存在里，缺乏自然法则的惟一性和整体性。人们关切同自身生活融为一体的特有环境，把它直接当做自己的神。

为了在生存中借助自然力，希腊人在认为每个地方都有神灵存在的同时，把最能反映人类需要的场所，或最富地景个性的地方，献给他们力求依赖的，或在生存活动中必须得到他肯首的自然神。在这里举行各种祭神活动，便从自然中获取了力量，达成了人与自然力之间的谅解，有益于城邦巩固、民族兴盛和个人身心健康，成为希腊民族在泛神论观念下同自然对话交往的重要方式。

这种情况虽然很难找到希腊时代的文字记载，但从罗马文化同希腊文化的关联中，可以相信公元前一世纪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论述反映了希腊的现实。他在谈到神庙建筑的“适合”概念时说：“如果首先对一切圣地选取健康的土地，在它的境内选择适当的泉水，在那里建造起神庙，并特别为埃斯库拉庇俄斯和萨罗斯以及由其医疗而治愈的许多病人的神祇建造神庙，那么自然的适合就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因为病体由不卫生的地方转移到卫生的地方去，并用有益于健康的泉水治疗时，病体就会很快康复起来。这样，由于场地的性质，诸神祇便受到更高而胜过先前的威望和信仰”。

当代学者舒尔兹的《西方建筑的含义》（Meaning in Western Architecture）指出：希腊多样化地形与人类相关的“所有这些性质，都是自然安排的表现，并导致人类同

他周围环境的一定关系。为了表达它们的特征，希腊人把它们都拟人化为神。……人类智慧和秩序加强、反抗叟尼克力量的地方被献给了阿波罗；生活表现为一和谐整体的地方被献给了宙斯；人们聚到一起形成社团城邦的地方献给了雅典娜。在最初的神庙建立以前，露天的祭坛就已建立于理想的地方了。”

维特鲁威谈到的医神与自然“场地”的关系，使自然场所的价值有很强的实用功能性。可当我们面对宙斯、阿波罗及雅典娜的神性时，自然场所对于人来讲就更具精神意义，对地景的关照因而有了审美的成分，只是这种美的意识并没有在希腊得到明确的表述。在古希腊，多样化自然环境的审美价值潜藏于神话所解释的环境意义之中。

可以说，希腊泛神论神话凭着直觉和经验，再加上幻想，使不同的自然环境同人类间有了各式各样的关联。由于神代表自然环境，也体现人类的某些属性与需要，地景的意义就同人类精神结合到一起。多样的大地自然景观因其丰富的形态及其同人类的关系而被关注，许多有特定环境特征的自然空间就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场所，以各个神灵的名义来表达。对神性场所的视觉把握和心灵依附，被广泛利用来体现希腊民族和城邦同自然一体的关系。

实现人类同代表具体自然场所的神灵之间的对话，除去祭祀之外，要使人能够深切地体验场所性质，希腊建筑艺术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第二节 希腊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中的世界

希腊泛神论的特点，一是反映希腊民族贴近自然的生存意识，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一体，相互对话；二是它没有形成一个解释世界的完备体系，流动多变。希腊社会本身不很安定，没有一个统一的统治性政治力量，外向的、重商的文明和许多城邦的民主政治，鼓励着个人的发展。这样，自由批判的学术探索精神受到较少限制，在神话传统作用于社会，起着宗教作用的同时，远离神话的学术逐渐发达起来，最终为人们留下一个哲学发达的希腊。

一、自然世界的多样存在：早期自然哲学的主要目标和特征

古希腊为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发展留下的遗产，主要是公元前5世纪末逐渐形成的形而上学，特别是柏拉图关于“理式”的见解同基督教的上帝合一，亚里士多德的思维逻辑被用于论证世界上超自然主宰者的存在。而在形而上学哲学以前，同泛神论共处的还有一个自然哲学盛期，即公元前6到5世纪（这一时期也是希腊建筑艺术最辉煌的时期）。通过考察自然现象，希腊自然哲学提出了对大自然的物性解释，并展示了一个现实中各种物性矛盾对立统一的存在世界。

希腊自然哲学建立在通过考察现实自然现象来推理的基础上。在各个学派对世界本原性存在的认识中，有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里特的“原子”等。

除了寻找本原性物质外，希腊自然哲学也有着注重现实存在关系的一面。公元前6世纪，毕达格拉斯学派中，出现了关于直接感知的世界由土、水、气、火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的学说。其后不久的恩培多克勒以这四种元素肯定了世界本体的自然物质性，“从这些元素中生出过去、现在、将来的一切事物，……以至长生不死的尊神”。各种事物因四元素比例的差异而不同，并且，“四元素的结合和分离使事物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10]用四元素说把握自然界，考虑了它的多样化物性间的矛盾关系，并注意到同中国阴阳五行相似的自然作用。如丹皮尔的《科学史》所作的介绍：土、水、气、火按冷、热、湿、燥四种基本物性相互穿插，“在整个宇宙中，受到两个对立神力的影响，以各种不同的比例结合起来；所谓两个神力，一是相引力，一是相斥力，即平常的眼睛可以看见的在人们身上起作用的爱与憎。……由于这四种元素的不同结合，就形成了所有形形色色的物质。”

这样的学说形成了赫拉克利特等人对自然关系的可贵认识：自然趋向差异性对立，协调是从差异性对立而不是从类似的东西产生的。当自然和谐的这种特性被引入艺术，就产生了这样的见解：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11]。

在力图寻找和谐的存在关系中，毕达格拉斯学派突出了数的意义。正如和谐的音律源于琴弦粗细长短发出的高低音组合一样，自然存在的秩序同数量关系有关，于是“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系”^[12]。

四元素说及数的和谐原理，展示了自然万象差异中的基本规律。与此一致，希腊自然哲学里产生了自然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的说法：人体是世界构造的反映，人的灵魂是数的和谐。希腊医学认定，身体以至情绪的健康都有赖于四元素的正确平衡，这种平衡取得的内在和谐可以受到外在和谐与否的影响，甚至在美的感知原理上也认为：人有内在的和谐，碰到外在的和谐，同声相应所以欣然契合^[13]。

从这类哲学观点看，世界是一个矛盾对立中的机体，它的和谐有赖于不同物质间 的数量平衡。平衡的方式各种各样，人的安适需要达到同外在世界和谐的一致。自然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和追求的理想，是非常具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鲍桑葵的《美学史》指出：“那种把希腊的理想性同一般性，即抽象性等同起来的看法，实是非常片面的真理。”希腊人在历史上发现了圆形美、黄金矩形美及导向这些形式的思维方式，为后世所崇尚，并曾一度在审美原理中把它推向极端。然而在古希腊社会，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现实的和谐。自然哲学和泛神论的合理成分在希腊成为互补的，仍然使人们以注意不同环境属性的目光面对多样化自然场所。

自然哲学为世界排除了神，或者希腊诸神也是自然世界的一种产物，自然不再是神的存在与活动本身，但在社会文化中一直没有根本动摇泛神论神话传统。一方面，传统宗教对城邦的稳固以至民族的生存都有重要意义，它结合了对土地的爱，把土地当做人类意志和力量的源泉，维系着城邦和民族。另一方面，自然哲学关于矛盾对立和谐的自然观，从基本关系方面看同泛神论宗教一致，并修正着宗教神话过于流动多